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列子卷五至八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九十八　子部

列子卷五

晉　張湛　注

唐　殷敬順　釋文

湯問第五　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

殷湯　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　問於夏革　夏棘字子棘為湯大夫○革莊子音棘　曰古初有物乎　疑直混茫而已　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　今所以有物由古有物故　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後世必復以今世為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令後人謂今亦無物則不可矣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

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今之所謂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是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謂物外事先廓然都無故無所指言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湯革雖相答然後視聽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令盡然都了）革曰不知也（非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欲窮無而限有不知而推類也）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中所謂無無極無無盡乃真極真盡矣）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復有無盡）

（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也）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其有則乃是真知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爾雅云距齊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桐距去也齊中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今之柳城古之營州東行至海是也）人民猶是也（如是間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泰遠西邠國南濮鉛北祝栗謂之四極）之不異是也（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異是間則是是矣）故大小

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夫含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含萬物也故不窮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于一生不盡于一形故不窮也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其限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為國邑豈能知其盈虛測其頭數者哉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限以無窮而容有限則天地未必形之大者然則鄒子之所言蓋其掌握耳亦吾所不知也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知及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膚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

俗士也至于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閡遠得物外之竒形若夫封情慮于有方之境循局步于六合之間者將謂寫載盡于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巨細之無垠天地為一宅萬物為遊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闡無内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閡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束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刻斫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竒尚異而徒為夸大哉悲夫聃周既獲譏于世論吾子亦獨以何免之乎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媧音瓜古天子風姓）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故能煉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使晷度順序不必以器質相補也）斷鼇之足（鼇巨龜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

項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氏與霸于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彊與顓頊爭為帝顓頊黄帝孫不周山在西北之極折天柱絶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音老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今樂安郡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云東注無底之谷其下無底稱其無底者盖舉深之極耳上句云無無極限有不可盡實使無底亦無所閡名曰歸墟或作歸塘○莊子云尾閭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

央也世傳天河與海通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一曰方丈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史記曰方丈瀛洲蓬萊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蓋常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到即引而去終莫能至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數色主反注同焉兩山間相去七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往來者乃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而五

山之根無所連著直畧反若此之山猶浮於海上以此推之則凡有形之域皆寄於太虚之中故無所根蔕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毒病也之訴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與隅同神仙傳曰北方之神名禺彊號曰玄冥子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彊簡文云北海神也○大荒經曰北極之神名禺彊靈龜為之使也使巨鼇列仙傳云巨鼇戴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玄中記云即巨龜也十五舉首而戴之離騷曰巨鼇戴山其何以安也迭為三番音翻更代也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色主反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

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所據反筭計也焉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鼇頭之所戴而此六鼇復為一鈎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卜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則太虚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憑大也侵子禁反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河圖玉板云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萬八千歲始死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僬音譙僥短人國名也史記云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别名也按括地志在

大秦國北也人長一尺五寸事見詩含神霧東北極有人名曰諍山海經曰東海之外有小人名曰諍人人長九尺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有此人既言其大因明其小耳荊之南有冥靈木名也生江南以葉生為春落葉為秋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木名也一名㯹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菌其隕反崔譔云糞土之芝也朝生暮死簡文云歘生之芝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謂蠛蠓蚊蚋也二者小飛蟲也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莊子云窮髮有溟海十洲記云水黑色為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

稱焉其名為鯤鯨魚也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
其體稱焉莊子云鯤化為鵬世豈知有此物哉載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雖語
之猶將不信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彌正反與銘同之夷堅聞
而志之記之也。夫奇見異聞衆之所疑禹益堅豈直空言譎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遣執守
者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夷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江浦之間生麼蟲麼細也亡果反
字書云麼小也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
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在詣反目際也揚眉而望
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子羽未聞䫛除倚反俞古之聰耳

人師曠方夜音惕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䚢俞未聞也師曠晉平公時人見草無緣得稱之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夫用心智賴耳目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之物也惟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史記云黃帝至于河登空峒之山今在醴泉郡同齋三月心死形廢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徐以神視神者寂然玄照而已不假於目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砰普稱反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喻其大也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櫾山海經曰荊山多橘柚柚似橘而大皮厚味酸櫾音柚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

皮汁巳憤厥之疾氣疾也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周禮曰橘渡淮北而化為枳鸜鵒不踰濟貉音鶴似狐善睡獸也踰汶武巾反則死矣酈元水經曰濟水出王屋山為沇音兗水東經溫為濟水下入黄河十餘里南渡河為滎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與嶓同武巾反謂汶江也非皆問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詞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潤不踰數十里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蹔游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早地今江邊

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也地氣然也此事義見周官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顧相易也豈智所能辨哉太形王屋二山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內野王縣王屋在河東東垣縣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韓詩外傳云懲苦也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雜猶僉也其

妻獻疑（獻疑猶致難也）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淮南子作魁阜謂小山如堆阜）之丘如太行王屋何（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遂率子孫荷（胡可反）擔者三夫即石墾壤箕畚（音本籠也）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寡也）有遺男始齔（初刃反韓詩外傳云男女七歲或毀齒謂之齔）跳（音調躍也或作佻誤也）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

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屈其理而服其志也操蛇之神聞之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懼其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高大而不悟損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于累土高岸遂為幽谷苟功無廢舍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此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大小遲速為惑者未能推類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公之至心也命夸娥氏夸口花反二子夸娥氏傳記所未聞蓋神力者也負二山一

厝（音昔）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夫期功于旦夕者聞歲暮而致嘆取美于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于大人以天地為一朝億代為瞚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為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嫠妻之孤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歟）夸父（大荒經云有人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隅谷虞淵也日所入）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

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咸盡其分也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爾固無所因假也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自夭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無所假也非聖人之所通也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哉自此章已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

失塗謬之一國游絕垠之外者非用心之所逮故寄言述謬也濵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距去也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子細反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爾雅云喬高曲也又云三山襲陟郭璞云重隴也○山之重壟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擔甀直為反甔甀謂瓦缾也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甫問反郭璞云今河東汾陰有水中如車輪許大濆沸湧出其深無底名曰瀵○山頂之泉曰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水流曰埒經營一國亡亡音

(無下同)不悉偏土氣和亡札厲(札厲疫死也)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士皆反)居不君不臣男女雜遊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息也)阜(盛也)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惝(昌兩反)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

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奸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肆疑作叱）視撝則諸侯從命（視疑作指）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朋之知極於齊國豈知彼國之臣偉故管仲駭之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此國自不可得往耳豈以朋之言故止）一

南國之人祝祝之六反孔安國注尚書云祝者斷截其髮也漢書云越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一本作被髮誤髮而裸謂不以衣蔽之也力果反北國之人鞨鞨音末方言俗人帕頭是也帕頭幧頭也帕人作鞨又作帓帕亡八反幧七消反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黙而得之性而成之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慎到曰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貊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越之東有輒木又康之國其長子生則鮮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壽死曰鮮謂少也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

妻不可以同居處楚之南有炎(去聲本作啖)人之國其親戚死㱙(音朽)其肉而棄然後埋其骨迺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又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此事亦見墨子)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鬬(都豆反)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

初出滄滄初涼涼又本作滄周書曰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無竭孔鼂注云滄寒也桓譚新論亦述此事作愴涼鼂音潮涼涼字林云涼微寒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致笑未必不達此旨或互相起子也均天下之至理也物物事事皆平皆均則理無不至也連於形物亦然連屬也屬於器物者亦須平焉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令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均也其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莫絕言不絕也人以為不然凡人不達理也自有知其然者也會自有知此理為然者墨

子亦有此說詹何詹何楚人以善鈞聞於國以獨繭絲為綸芒鍼音亡箴為鈎荊蓧本作條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家語曰鯤魚其大盈車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橈夫飾芳餌挂微鈎下沉青泥上乘驚波因水勢而施舍頡頏委縱與之沉浮及其弛絕故生而獲也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余反子之弋也蒲且子古善弋射者弱弓纖繳音灼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分兩反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

沉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沉埃聚沫呑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制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善其此諭者以諷其用治國矣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史記曰扁鵲渤海郡人姓秦氏善醫能視病盡見五藏之疾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

而寡於斷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智少而任性則果而自用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子易心乘其本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形故妻子不識也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此言恢誕乃書記少有然魏世華佗能刳腸易胃湔洗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

瓠

巴鼓琴而鳥舞魚躍(瓠巴古善鼓琴人也)鄭師文聞之(師文鄭國樂師)棄家從師襄游(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柱指鈎弦三年不成章(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嫌其難教)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遺弦聲然後能盡聲弦之用也)内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心手器三者互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矣)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

商金音屬秋南吕八月律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得秋氣故成熟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温風徐迴草木發榮得春氣故榮華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黄鍾羽水音屬冬黄鍾十一月律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得冬氣故凝陰水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緣頓變四時盖舉一時之驗則三時可知且欲并言其所感之妙耳將終命宫而摠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至和之所致也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師曠為晋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

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幙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或吉或凶也鄒衍之吹律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五十六篇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煖之而禾黍滋也亡音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二人並秦國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渠綺反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也東之齊匱糧過音戈雍音邕地名杜預曰齊城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

不絶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長引也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音金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干孟嘗君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

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輙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言心闇合與巳無異）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音奄）山（日入之所）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中道有國獻此工巧之人也）穆王薦之（薦當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巳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別日）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

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来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優也穆王驚視之趣音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顉顉音欠曲頤也又五感反顉猶搖頭也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内御並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音舜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内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

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如向者之始見王也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穆御亦如人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王始悅而嘆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無方人藝麤拙但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幾乎造化似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祛近惑豈謂物無神主也斯失之遠矣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

日不集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滑釐音骨狸墨翟弟子也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虛發而鳥下也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機躡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反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烏嫁反次也本作必學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

告我昌以氂(音毛)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視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食亦反)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彊弓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窮盡也)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

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尅臂淮南子曰中國𩨨血越人契臂其一也許慎云尅臂出血也以誓不得告術於人秘其道也此一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篇也𩨨所甲反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泰豆氏見諸雜書記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甚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箕裘皆須柔屈補接而後成器為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為諭也汝先觀吾趣趣行也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惟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纔得安脚計步而置

(跡概如其步數)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嘆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敏疾也捷速也)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輯音集說文云輯車輿也)轡銜之際(此言造父善御得車輿之齊整在於轡銜之際喻人君得民心則國安矣)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内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

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鸞之聲相應也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夫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體不閑故也心夷體閑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恃無用之轍蹄外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

魏黑卵以暱嫌暱嫌私恨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

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絶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刄披胸受矢鋩鍔上音芒下音諤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鷇音冦生而須哺曰鷇自食曰雛來丹之友申他音陁或音拖一本作抱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

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惟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淡音豔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也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騞呼麥反破聲又竹壁反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

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啓封来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音預齋七日晏陰之間晏晚暮也跪而授其下劍来丹再拜受之以歸以其可執可見故受其下者来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来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一本作拈奴兼反指取物也又音黠子来丹知劔之不能殺人也嘆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

使我嗌音益喉上也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来丹之来遇我

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於染反本又作厭烏狎反

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昆吾龍劍也河圖曰瀛州多積石名昆吾可為劍尸子云昆吾之劍可切玉火浣音緩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火及鼠取其皮毛為布名曰火浣其劍長尺有咫音止八寸曰咫練鋼赤刃用之

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

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為無

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此一

章斷後而說切玉刀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列子卷五

列子卷六

晉　張湛　注

唐　殷敬順　釋文

力命第六

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係於智力此惑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

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厄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吴太伯之後賢而讓位棄其室而耕後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無爵於吴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朕

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楊朱篇言人皆肆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似相違反然治亂推移愛惡相攻情偽萬端故要時競其弊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情而不辨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或有恃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真以殖名者則夷齊守餓西山仲由被醢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音豎褐

音昬方言裋褕襦也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為裋說文云粗衣也又敝布襦也又云襦褕短者曰裋褕有作短褐者誤荀子作豎褐揚倞注云僮豎之褐於義亦通食則粢即夷反糲令達反粢稻餅也味類粃米不碎史記曰陳平食糠粃孟康云麥糠中不破者是也蓋謂之粗舂粟麥為粢餅食之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音麗屋棟出則結駟在家熙音怡字林云歡笑也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謂德有厚薄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

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丘羽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

反本或作偊偊字林云疏行貌

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

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宫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拙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宫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聞理而服北宫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温進其戎菽戎音戎菽音叔爾雅云戎菽謂之荏菽即胡荳也管子云齊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鄭玄云即大豆也有稻梁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音路左傳云柴車也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自得貌後楊朱篇義同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

也（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縣意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當割反或作惛者非）管夷吾鮑叔牙（並顯上人也）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禮秩同於太子也）國人懼亂管仲與召（本作邵）忽奉公子糾奔魯（糾襄公之次弟）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音舉小白糾之次弟）既而公孫無知作亂（襄公立絀無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國人尋殺之）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食亦反）中小白帶

鉤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滅魯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讐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音釋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鮑叔親迎管仲于堂阜而脫其桎梏於齊郊而見桓公也而位於高國之上高國齊之世族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

公遂霸管仲嘗嘆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音古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

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清已而已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已善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瑕録善使之理國上且

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納矣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而可也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慙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之不逮已故能無棄人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已愈有也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物必歸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瞽不聾不能成功勿已則隰朋

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無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鄧析析音錫鄧析著書二篇鄭人也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操七刀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然

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此義例與上章同也可以生而生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適得當年之歡驕於一己之志似由報應若出智力天福也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然交履信順之行得驕一己之志終年而無憂虞非天福如之何也可以死而死或積惡行暴或飢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賴生存而戚之而死似由身招若應事而至也天福也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然肆凶虐之心居不賴生之地而戚之於死是之死得死者故亦曰天福者也可以生而不生居榮泰之地顧獲長年而早終天罰也顧生而不得生故曰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居困辱之地不顧生而更不死也天罰也

輕死而不之死復是天罰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此義之生而更死之死而更生者也此二句上義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必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無際無分是自然之極自會自運豈有役之哉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聖神雖妙不能逆時運也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能詐其正也自然者黙之成之黙無也平之寧之平寧無所施為將之迎之功無遺喪似若將迎楊朱之友曰季

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漸劇也）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也）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不解楊朱歌皆謂與己同也）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音棘）屏（上聲除也）之俞氏曰女始則

胎氣不足乳湩（竹用反乳汁也）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音嗣）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夫死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於無為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

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鬻熊文王師也）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音無）若何（算猶智也）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耶其唯聖人也）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伺伏匿順以去逆就利而違害此方與逆害為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兼盡也）楊布（楊朱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

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音志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音無下同壽夭有壽夭則非命信理者亡是非有是非則非理信心者亡逆順有逆順則非心信性者亡安危有安危則非性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理亦無信與不信也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理茍無心則無所不為亦無所為也黃帝之書云至人

居若死動若械此舉無心之極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不為外物視聽改其度也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物往亦往物來亦來任物出入故莫有礙墨杘音眉方言墨杘江淮之間謂之無賴廣雅云墨音目杘作欺自此二十人智巧才行兩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真性故也○杘勑夷反單音戰至音咥嘽齒然反咺鄭玄注禮記云咺寬綽貌說文云咺寬閑心腹貌咺許爰反憋妨滅反懯音敷此皆黙許輕發迂緩急速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如隨也謂各從其志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

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魚略反斫音酌婩斫容止峭𪩘也字林云婩齊也斫齒略反便房連反辟婢亦反便僻恭敬大過也○婩斫不解悟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魚據反術自以巧之微也繆苦交反⿰忄牙口家反阮孝緒云恐⿰忄牙伏態貌○恐口交反恐⿰忄牙情露無所隱蔽謇音蹇極音棘字林云極吃也方言謇吃也極急也謂語急而吃又云疾也急性相背也或作極極皆非也凌誶凌誶謂好陵辱責罵人也說文云誶責讓也字林音聚律反誶音碎比皆反誶訥澀辯給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莫典反娗音珍方言眡娗欺慢之語也郭璞云謂以言相輕蚩弄也諈止累反諉如偽反○鈍滯也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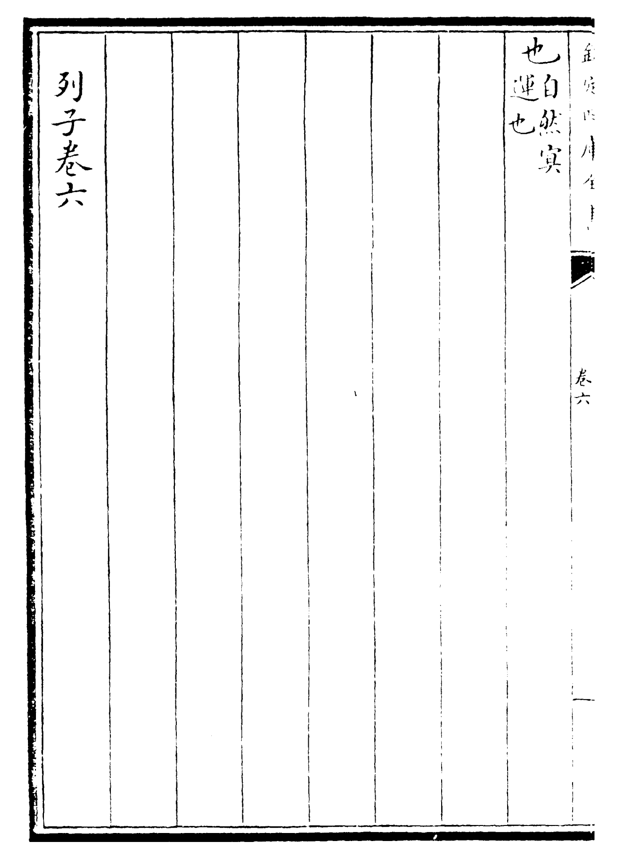
雅云誣諆累去也郭璞云謂以事相屬累以誣諆也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讁發讁謂責其過也發謂攻其惡也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謂多與人相和諧也廣雅云偶諧也自專謂自專擅不與衆同也秉權謂秉用權勢也隻立孤獨自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佹佹姑危反幾欲之貌成者俏音肖俏以也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無幾也故迷生於俏惑其以成敗而不能辯迷之所由也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

（際猶會也言冥昧難分耳）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動止非我則非智所識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無喜懼之情也）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此明用智計之不如任自然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愚者必夭而未必然也）貧窮自時也（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而奢惰者必貧亦未必然）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此皆不識自然之理）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

得亦中陟沖反半也下同或陟仲反非也亡亦中中半也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不役智也亡所不量在智之所知也則全而亡音無喪亦非知音智下知喪同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齊景公游於牛山今北海郡臨淄縣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音千廣雅云芊芊茂盛之貌若何滴滴或作滂滂並皆步郡反流蕩貌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

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音嗣韓詩外傳全有此章云疏食惡肉可得食疏食菜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棧當作棧晏子春秋及諸書皆作棧車謂編木為之棧士限反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

何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



也自然冥運也

列子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　子部

列子卷七

晉　張湛　注

唐　殷敬順　釋文

楊朱第七　夫生者一氣之蹔聚一物之蹔靈蹔聚者終散蹔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為關鍵以禮教為衿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生之極也

楊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朱與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

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夫事為無已故情無厭足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夫名者因偽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為而為之者豈得無勤憂之弊耶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為善而不求利也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重美惡於己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收聚也則已施始豉反此

推惡於君也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為善不以為名名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僞名也為名則得利者也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不僞則不足以招利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僞實之跡因事而生致僞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僞也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省猶察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去聲限也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音教之所遺又幾居其半

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亡音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猒一本猒作饜音同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慎一本作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手械也何以异哉异異也古字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長談而

云死復暫往卒然覽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為存亡往復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一本作勸〇為善不近名者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形所及為惡不近刑者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

皆自然爾非能之所為也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皆同歸於自然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此譏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者德之至也楊朱曰伯夷非亡音無欲矜清之郵音尤以放餓死守餓至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少宗系也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此誣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寄責於高勝者耳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窶貧也殖貨殖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

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乏已之所資不至乏匱也善逸身者不殖不勞心以營貨財也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音撼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

意之所欲行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適終北之國恐此皆寓言也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閼塞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與羶字同須延反鼻通曰顫顫音舒延反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往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廢大也去廢虐之主熙熙縱情欲也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

所謂養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拘此廢虐之主録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遐期非所貴也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生死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也管夷吾顧謂鮑叔黃

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開也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亡音無九族之親踈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頻密反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婑音烏果

切婚音奴坐反以盈之方其聃於色也屏屏上聲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即具反益也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廣雅云好也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蒼頡篇云挑謂招呼也說文作誂相誘也誂大了反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本作造七到反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

之尊乎子産用鄧析之言因閒音閑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覺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為之耳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失當身之暫樂懷長愁於一世雖支體且存實鄰於

死者為欲盡一生之觀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一本作辭為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之猶辨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蹔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

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爾此一篇辭義大逕庭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者耳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偏邊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

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色主反一本作住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暫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

所拘哉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墨子弟子也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眾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設令久生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

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為樂邪則重來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為苦邪則切已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音烽踐一本作蹈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肆其情以待終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制不在我則無所顧戀也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

高不以一毫利物舍（音捨）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疑楊子貴身太過故發此問也）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嫌其不達己趣故亦相答對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魚據切）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音短）若一節

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黙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省察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教忘已而濟物也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蹔安口腹不得美厚

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古沃反告上曰告發下曰誥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均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鯀古本反禹父名本又作鮌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音戈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

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

觀形即事憂危之迹著矣求諸方寸未有不嬰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

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所娱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

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盡驕奢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始愜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

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汚池何則其極遠也黄鍾大吕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音教若夢三王

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如字又音誌下同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来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以遲速而致惑奔競而不已豈不鄙哉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一遥反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肖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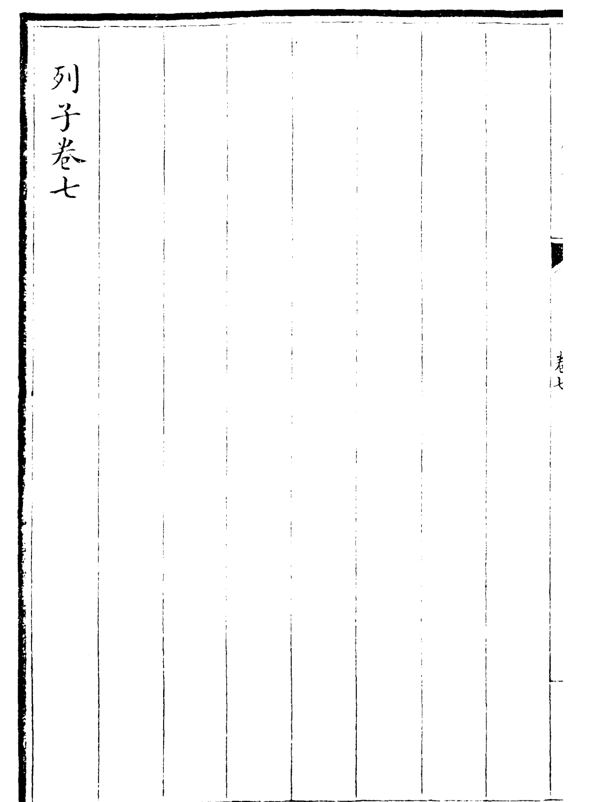
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将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為非又知公之為

是故曰至至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不敢恣其嗜慾二為名不敢恣其所行三為位出意求通四為貨專利惜費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違其自然者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全則不係於己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生理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外物所不能制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㟨

急筋節急也或作臞㟨上音權下區位反睽醜筋急貌曰㟨音區位切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一錯反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況自然乎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房未反縕黂謂分弊麻絮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衣也又音汾○黂亂麻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音鶴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

菽甘枲莖（枲胡枲也蒼頡篇云葈耳也一名蒼耳枲俗音此葈思上聲）芹萍（爾雅云萍蓱也又苹藾蕭也郭注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也）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里之貴者）鄉豪取而嘗之蜇（蜇音哲）於口慘於腹（慘蜇痛也）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音絞）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猒之性無猒之性陰陽之蠧也（非但累正身乃侵損正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

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閒哉


列子卷七

列子卷八

晉　張湛　注

唐　殷敬順　釋文

說符第八 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攝乎變通之會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

先物莫能與爭故常處先此語以壺子荅而不條顯列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壺子即以為解故不復荅列子也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夫美惡報應譬之影響理無差焉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下孟反將有隨之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之耳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己湯武愛天下故王于況反桀紂惡

天下故亡此則成驗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稽度之理既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由户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違理而得利未之有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徒洛反量也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今無不符驗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于偽反富問猶學也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有本故末存存末則失本也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非不富失本則亡身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義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是

雞狗也彊食靡角韓詩外傳云靡共也呂氏春秋云角試力也此言人重利而輕道唯食而已亦猶禽獸飽食而相共角力以求勝也勝者為制是禽獸也以力求勝為雞狗非人道也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豈欲人之尊己人不尊道在則自尊耳己則危辱及之矣樂推而不厭尊己之謂苟違斯義亡將至列子學射中矣丁仲反下同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也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心平體正內求諸己得所以中

之道則前期命矣發無遺矣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矜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驕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相之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不恃己知則物願為己用矣故治國之難在于知賢而不在自賢自賢者即

工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為之謀能者為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也宋人有為于偽反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所拜反莖柯毫芒音亡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別彼列反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此明用巧能不足以蠕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呼報反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

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一本作過或作適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一作亂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悦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

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有猶富也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

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應機則是失會則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音燭乎智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動而失會者矣智苟不足一本無不字使君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孟氏父子舍音捨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

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騁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惑於彼此之情也

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殘賊殺之

晉侯聞而大駭立名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此荅所以致死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此荅所以止盜之方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先識以擿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為患豈虛言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與圓同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涉水也孔子使人並蒲浪

反涯音崖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仭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七故反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音志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

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爲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不可覺故孔子荅以善沒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也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音乘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復爲善味者所別也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是言之微者形之於事則無所隱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言言則無微隱爭魚者濡

逐獸者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自應濡走）故至言去言（理自明化自行）至為無為（理自成物自從）夫淺知（音智）之所爭者末矣（失本存末事著而後爭解鮮不及也）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音狄穆子襄子家臣新穉狗也翟鮮虞也）勝之取左人中人（左人中人鮮虞二邑名）使遽人謁之（遽傳也謁告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潮水有大小）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勢盛者必退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

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不忘亡則不亡之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戒之深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將致矜伐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亡及之孔子之勁能拓一本作招淮南子作杓許慎云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皆難也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勁力也拓舉也孔力能舉門關而力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墨子為守攻公輸般音班服而

不肯以兵知公輸般善為攻器墨子設守能却之為般所服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態也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得為攻之母也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古賣反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

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音錫)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此所謂禍福相倚也)宋有蘭子者(史記云無淳博出入為闌應劭曰闌妄也此所謂蘭子者以技妄遊者也疑蘭與闌同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屬音燭)其脛(音脛)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如今之絕倒投伎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謂先僑人)技無庸

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此拔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預要也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張丈反矣伯樂善相馬者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繼樂者不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馬之良者可以形骨取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髣髴恍惚若存若亡難得知也若此者絕塵弭亡爾反轍跡也一本作撤言迅速之極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同也一本作供擔纆薪菜者負索薪菜甚賤役者

有九方皋此（一本作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已）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力移反）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謂九方皋）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是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量）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蹄足者得之於心不顯其見）得其精而忘其麤（與麄同）在其內而

忘其外精内謂天機麤外謂牝牡毛色見其所見所見者唯天機也不見其所不見所不見毛色牝牡也視其所視視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言臯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蓋隱者也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甞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甞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五勞反楚大夫也）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狐丘邑名丈人長老者）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惡烏路反）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紀力反急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閒有寑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音機祥也又音譏信鬼神與機祥）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

果以義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在固始史記云孫叔敖善優孟後優孟言於莊王王召其子封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即此類也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㤅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

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牛缺以無忝招患燕人假有惜受禍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音貲言不可度量也賈逵注國語云訾量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擊打也如今雙陸碁也韋昭博奕論云設木而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碁十二故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瓊畟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為眼亦名為齒二人互擲

釆行碁碁行到處即豎之名為驍碁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罭音則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為句食亦反明瓊張中丁仲反翻音兩揄他腊反魚而笑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亦曰投褁騆曰報釆獲魚也揄字案真經本或作魚案大博經作鰈比目魚也此言報釆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鰈也獵反今本云揄魚者是多一字也據義用鰈不用魚用魚不用鰈字○明瓊齒五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故大笑飛鳶適音隻墜音隊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慬於天

下悝勇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驕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虞氏無心於陵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父音甫下同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音孫水澆飯也以餔音晡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音熙汝非盜邪胡為而食我音嗣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一口反之不出喀喀音客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

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已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一本作芡冬日則食橡音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

害來（利不獨往然不偏行自然之勢）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是故賢者慎所出（善著則吉應惡積則禍臻）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子六反）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丑救反）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荅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

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音祈）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

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荅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衣素之衣去聲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音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恠哉此篇明已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內求諸已而厚責於人亦

（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名利之衝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為善無近名豈不信哉）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者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

人巳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

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同生是類但自貴而自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噆子臘反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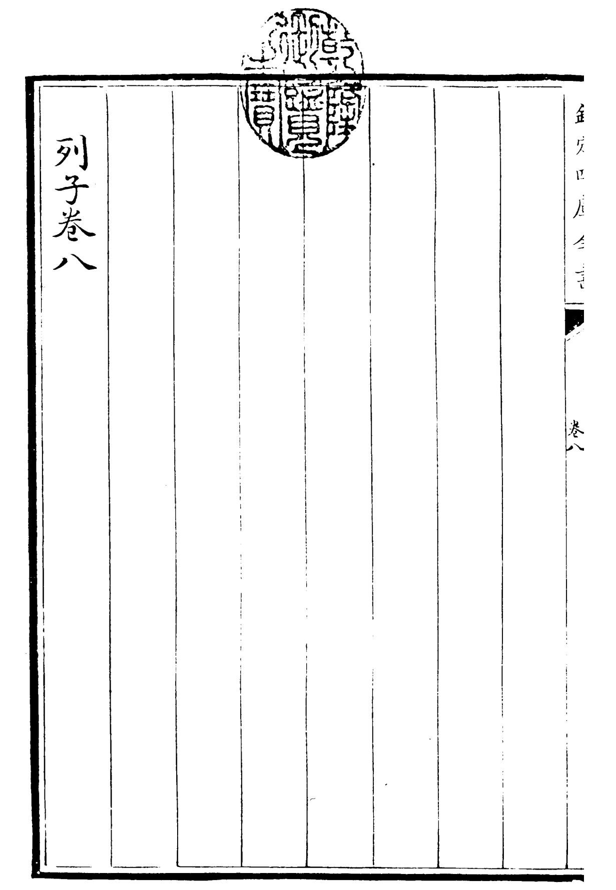
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亟去吏反數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為恥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地分既以定則無復廉恥況自然能夷得失者乎

宋人有游於道一本作宋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遺棄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刻處似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假空名以求實者亦如執遺契以求富也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言之雖公而失厝言之所也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又賤可疑之塗其人

乃不悦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鈇鉞也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顔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抇胡沒反古掘字又其月反一本作相非也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意所偏感則隨念想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方圓共形豈外物之變故語有之曰萬事紛錯皆從意生白公勝慮亂慮猶度也謀度作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一音張劣反許慎注淮南子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上貫頤錣杖末鋒血流至地而

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頭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音燭著直畧反其行足躓音致礙也株埳埳音坎頭抵丁禮反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並去聲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迷著外物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況心乘於理檢情攝念泊然凝定者豈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列子卷八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學正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沈廷棟